

肖勤 / 著

因为珍惜，所以公正。对肖勤来说，乡土同时又是她的“本地”，是“吾土吾民”。她不得不与“局外人”的眼光争辩，虽然她自己也常常心在局外。这复杂的境遇使她自觉地追求公正，她力图公正、体贴地看待那些农民、那些乡镇干部，由此，她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另外的景象：活的、生气饱满的乡土。正在艰难地确定自身的现代意义，建设自己未来的乡土。

——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文学评论家）

《水土》出色地表现了偏僻山乡生存的艰辛和人性的尊严，成长的裂痛与执着的追求，这是一部看了以后能深化理解和重新审视基层群体的小说，没有妖魔化，也没有歌功颂德。只有微凉的叙事，冷静的真实。无法还原的是文中人物的命运——即使是你想让他们舒展地活一次。

——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水土
shuǐ t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土 / 肖勤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2040-3

I. ①水…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926号

水土



著 者 肖 勤

责任编辑 黄 冰

装帧设计 丹 丽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32开

印 张 24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4年0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0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040-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水土》序

· 陈东捷 ·

初接触肖勤的小说大概是在2009年，她送来一部短篇，标题叫《暖》。

看完小说，我忍不住拍案叫好。作品强烈的现实感、复杂的人性内涵和精巧的叙述，让人怀疑是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者之手。小说讲述的是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故事，面对这个中国社会突出的现实问题，近些年的文学作品中屡有表现，《十月》也刊发过一些类似题材的作品。但《暖》没有重复以往作品中对农村现实境况的正面描述，而是通过十二岁女孩小等的感受去触摸失去亲情和安全感的世界，为了对抗直抵内心的寒冷，她本能地去寻找微弱甚至虚幻的温暖，最终恍惚地扑向了放射着火花的电线。小等这个人物形象透出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人想起那幅表现非洲饥荒的经典摄影作品：一个脑袋硕大、身体瘦小的黑人儿童无力地伏地不起，身后一只凶猛的秃鹰虎视眈眈在等待。看似简约的呈现背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后来又约肖勤写了一个中篇《云上》，与《暖》一起发在《十月》旨在推出优秀青年作者的栏目“小说新干线”，面世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此后，随着稿件交流的增多，我逐渐明白了她写作中表现出的超出同龄作者的成熟的缘由。一是年纪轻轻便当了好几年乡长，整日在基层摸爬滚打，对农村现实的认识、对农村故事和人物的熟稔程度，自是

比得于传闻要真切和深入得多，特别是一些细部的微妙处理，非局外人唾手可得。二是肖勤从小接受的文学熏陶。她父亲是一位资深文学爱好者，从她小时起就一直订阅《十月》等文学杂志。可以想见，早年的文学阅读经验不仅提高了肖勤的文学素养，对她后来作品中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精神应该也有潜在的滋养。

现在言归正题，说说这部《水土》。

《水土》应该是肖勤的首部长篇。与她此前的中短篇小说一样，这部长篇仍然聚焦在她所熟悉的贫困地区乡镇生活，她写作资源中的富矿。如果说那些中短篇小说只是对准了其中的点和面，这次则试图进行全景式描绘。众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依次登场，在同一个舞台上演绎着不同的人生。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带给我们许多不同的阅读体验，让人隐隐感觉到作者创作的初衷和野心：她分明是想把众多时刻准备着鄙弃、漠视乡村的人拉回乡村去，至少让人知道，无论是再贫瘠的土地，都会有花朵盛开。

在《水土》创作中，肖勤起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徘徊镇。这里的人、情、事都处于一种徘徊和迟疑的状态。面对造纸厂污染，党委书记在报恩与尽职间徘徊；面对爱情与信仰，副书记叶舞在等待与放弃之间徘徊；面对婚姻，向海的父母在靠近与远离之间徘徊；而主人翁向海则一直在留下和离开之间徘徊。但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倾向于天平的哪一边，理由都是深浓的爱和良知。

《水土》的独特之处，首先是摒弃了“官场小说”惯用的道德评判，真实地描绘了乡镇干部的生存处境、精神困境和情感状态。小说行文生动幽默，特别是涉及徘徊镇时，俚语谐谑随处可见，但欢声笑语背后，贫困、官僚体制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压在各级乡镇干部头上，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只能冲到第一线去解决。久而久之，不管是书记、镇长还是普通办事员，面对问题是只能采用合法或不合法的土规矩去处理。因为身处困境之中，按正常的处理方式，许多问题根本无解。他们不是上层领导，也不是底层百姓，只能在夹缝中灵活使用良心、规

则、智慧、野蛮等多种手段，艰难地维护自己的生存、人生理想和尊严。

其次，面对苦难和曲折，小说呼唤着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小说以正直但懦弱的医生向海为叙述者，徘徊镇的所有人，除了满怀理想主义来到徘徊镇的革命后代叶舞以外，个个都有自我盘算，都难免俗世的诱惑和困扰。但在某些特殊时刻，面对良心的拷问时，多数人往往暂时放弃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正义。转型期的广袤大地上，苦痛在继续，矛盾在继续，隔阂在继续，但作品通过爱和善的积累，以点滴的行为缓慢而努力实现着社会改造的梦想。我想许多第一次阅读这部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基层原来是这个样子，它与我们从电视、新闻、报纸和微信上看到的农村截然不同，那些农村要么是歌舞升平的，要么是苦难绝望的，然而这部作品没有把农村和农民、基层干部简单地脸谱化，他们鲜活地存在，所有的情感都与大地一起起伏，肖勤没有像许多作品那样从上而下地去“评判”基层，而是融入其中，让基层自己“说话”。这是这部作品最为成功之处——有情感，但不倾斜，有主张，但不武断。

作品成功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外表粗鲁个性暴躁却最终直面矛盾勇于担当的党委书记何达，内心纯粹、意志坚定的副书记叶舞，一生悲苦却含笑逝去的农民老犟，智慧、坚守的民办教师孙修民等等，都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性格特征。虽然小说涉及了不少沉重的话题，但有了这些性格迥异、生动自然的人物活动其间，使整个阅读过程意趣盎然，五味俱全。

在《水土》出版之际，肖勤嘱我作序。因冗事分心，拉拉杂杂写了这些，祝贺之余，也对肖勤未来的写作充满期待。

肖勤值得期待，这部《水土》同样值得众多离大山太远的人、离土地太远的人阅读和期待。

2014年6月于北京

坚持是爱的一种，守望也是
修行是信仰的一种，相信也是

老天使和小天使一起装扮成乞丐到人间，第一夜，他们来到一个富翁家里，请求赐予晚餐并留宿，富翁只给了他们一碗汤，并把他们扔在了破旧的马厩。半夜，小天使醒来，看到老天使在修补破烂的墙壁，小天使很生气。第二天夜里，他们来到一对穷人夫妇的家里，穷人夫妇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夫妇端出了唯一的一碗热粥，并把家里唯一的床让给了他们，半夜，小天使醒来，看到老天使施用魔法把穷人夫妇唯一值钱的财产——奶牛送进了天堂。小天使更生气了，他问老天使，为什么要帮富人修墙壁，却带走穷人唯一的财富。老天使平静地说，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马厩的墙壁里有珍宝，我不能让富人得到它，所以把它藏起来，而上天要带走穷人的妻子，我让奶牛代替了她。小天使问，你就不能把财富送给穷人吗？老天使说，我的法力还不够大。小天使说，既然不能做到最好，那么我们还修行做什么？老天使说，修行的人，始终在路上，走一步，是一步。

目录

《水土》序 陈东捷

- 第一章 谁逼我修行 / 001
- 第二章 从坟墓开始 / 022
- 第三章 温热的仇恨与呼吸共存 / 081
- 第四章 被切割的现实 / 091
- 第五章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117
- 第六章 疮流脓了人才急 / 125
- 第七章 给黑黑的长夜点一盏灯 / 140
- 第八章 请把我高高举起 / 166
- 第九章 报谁的恩 / 190
- 第十章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227
- 第十一章 回不去旧时路 / 258
- 第十二章 江浪之底 / 281
- 第十三章 你说要看梅花 / 307
- 第十四章 不要安慰我，我只是受了点伤 / 317
- 第十五章 权力是一根扁担 / 333
- 第十六章 有一种爱叫别离 / 341
- 第十七章 一地鸡毛 / 347
- 第十八章 命运是个破编剧 / 353
- 第十九章 那人在灯火阑珊处 / 365
- 第二十章 穿过时空的守望 / 370
- 后记 / 375

第一章

d i y i z h a n g

谁逼我修行

关键词——乡官

这段时间我老睡不好，闭上眼睛朝左，梦到全道玉在训她儿子——回家打你妈去。朝右，床边又冒出个眼泪汪汪的黄良芝，提着一袋浑浊的尿液对着我哭，说，我不要你们赔钱，我只要能尿尿。

我正劝黄良芝，她却举起半袋尿甩过来，吓得我掉头就跑，手脚一蹬醒来发现是做梦。

刚喘口气，小雨披头散发凑过来，又吓我一跳。

有外遇吧？睡觉像在烙粑粑，翻过去翻过来的，老实交代，不然有你看。小雨边说边翻白眼，要是手里拿把刀，整个孙二娘，但我不怕，这孙二娘是卡通版。

我倒想呢。我心有余悸地搓搓胸口嘟噜，很憧憬。

去，小雨不生气，反而笑，笑声像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支小火柴，嗖嗖闪着可爱的火星子。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至今为止，娶小雨是我认为的八九之外的一二。

二十年前那个下午，我拒绝了妇产科主任徐大姐组织的相亲，躲到浙江会馆顾家渔港看金鱼。

浙江会馆其实不是指会馆，而是通往会馆那条巷子。

搞不清楚像云贵高原深处这样一个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小县城，

怎么会冒出那么多会馆和驿道、关隘、渡口和桥梁，我只知道那时候江西、浙江、福州商人都在玉水县城交易（那时叫玉水集，不过是个小镇），入市凭证是一块老家土制的福寿砖或花鸟砖，上面得有衙门扣印，跟现在的原产地保护商标相似吧？这些砖积多后，商人们便用它们在玉水建起了各自的会馆，顺着会馆两边延伸，画线为巷，就有了各自的地盘，江西会馆、浙江会馆、福州会馆……几百年过去了，巷子成了稀罕景，住在巷子里的人家多多少少有点和本地人不一样的作派，比如喜欢养点金鱼、弄点书法、玩点根雕什么的。

总之，与KTV手机店超市之类纯不沾边的东西在这些巷子里常见，用我爸的上海话说，那叫有腔调。

我喜欢养金鱼，老顾家的金鱼店就开在巷子顶里头，“鱼好不怕巷子深。”

那天店门口不同往常，多了个姑娘，穿白底黄花的裙子，见有人来，扭身一晃，花落遍地一般。以前我受戴望舒的影响，觉得姑娘必定要在雨天打着伞、穿紫色的裙子才有诗意。这陡生的意外让我有点懵。

喜欢鱼？她问我。

喜欢。我故意看鱼，不看她。

怎么个喜欢？

一直养嘛。

嘁，养就是喜欢啊？这姑娘话还真多。

不然呢？我懒懒地答，带点欲擒故纵的好奇，这姑娘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那东西正是我缺的。有点让我心动，这种感觉真不好——情感这玩意太伤人，单身最好，谁也别想伤了谁。

懂鱼语不？她哼哼。

我挠挠头，鱼会说话的？

知道鱼吐好多好多泡泡是什么意思，吐一个泡泡是什么意思？

这姑娘，外星人？

鱼吐一个泡泡，就是说，吓。鱼吐好多泡，就是吓吓吓吓吓。姑娘

一本正经地说完，瞥眼看我。

我明白了。她要我，就因为我一直不拿正眼看她。我也不是吃素的，想了想问她，那它吐两个泡泡和三个泡泡呢？

两个泡泡？三个泡泡？她翘起下巴，用洁白的两颗大门牙咬着下唇，瞪大眼睛看着我，整个表情透露出的意思就是——难道我瞎编遇到竹箴，鱼真的有鱼语？

不知道吧？我也一本正经地说，两个泡泡，那是说爱你，三个泡泡，是说我爱你。

她明白了，横了我一眼，悻悻地转身往外走，边走边没好气地朝店里叫嚷，老顾，有人买鱼。

老顾走出来，拿着几根蒜苗软绵绵打在姑娘头上，虎着脸说天上打雷劈你，老顾老顾老顾。

姑娘嘻嘻嘻笑，转身跑了。

我问老顾，哪里请来这么个神，老顾无可奈何地说二十一年前预约的——他家千金小雨，大学刚毕业，等着上班。

你家姑娘叫你老顾？

在认识小雨以前，我一直以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因敬而远的，各自守着自己的为人父或为人子的“格”，不逾越半寸，有规有矩才对，像我跟我父亲向正德一样，他像一个标杆或者是一座高山，永远沉默隐忍地站在那里，我怎么够也够不着那个高度和境界，我与他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这样平视的亲近。

如果我有了孩子，是个姑娘，我和她的关系会怎样？

这念头隐约指向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结婚。

我赶紧压住它。

我惧怕婚姻，我知道这是种心理障碍，大学时我曾经试着修正自己这种不正常的想法，并以此为目的交了个女朋友，希望她能让我回到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轨道上。但治疗无效。

学医人眼里，人体向来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加上大学时条件不好，

没地儿去，我跟她经常选择的是夜深人静的学校后山坡，风大，她的身体常常被吹得冰凉，我抚摸着她冰凉的腰线和胸部时，总会想起福尔马林水泡过的器官和尸体，在那种状况下，做爱渐渐成为解决生理需要的一个过程，与激情没有太多直接关系。两年下来，她也没兴趣了，说没意思。

我也觉得没意思，散伙后，在食堂或者图书馆见面时打个招呼，彼此没有感觉。

从那之后我没再恋爱，更懒得提结婚——偶尔在医院宿舍楼门口遇到陈莲子，她那副走路不带声音的遗世独立的神情更是让我厌恶，谁说婚姻是幸福的长相厮守？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黑夜中独自漫步。”

我就是那个小孩，从小遗失，与恐惧、悲伤和孤单为伴，爱情和婚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屁。

但是那天回去后我睡觉时满脑子都是鱼和鱼泡，第二天起床查房前言不搭后语，犯迷糊。

这个顾家姑娘。

一下班我就急匆匆跑去浙江会馆。

夕阳正隐去，破旧的青色瓦楞缝隙间泻出一道余光，流水般淌在黄色的门楣、透明的鱼缸，和光亮的青石板上，她站在院子中间，正逗一只刚会走路的白色小狗崽，小狗崽歪歪斜斜地往左走，她就跳到左面吓人家，肉嘟嘟的小狗吓坏了，赶紧把肥屁股一甩掉头往右，她又可恶地跳到右面堵人家，直弄得小狗团团转，最后委屈地蹲在石板上呜呜呜直叫。

看着她一个人在那里笑得前翻后仰的德性，我突然明白，她吸引我的是她那全身上下透着的热闹。

我或我的家人何曾这样热闹过？

现在，被窝里的美人鱼朝我脸上直吐泡泡，亲爱的，不准你有花花肠子。

我唔唔唔答，说好了好了，弄我满脸口水。

去省医还是市医，想好没？美人鱼突然切入正题，中国所有的夫妻好像都喜欢把诸如存钱、买房之类的正事拿到这种恩爱又温馨的时候说，很煞风景，却无比贴切。

去市医。我还小雨一口，市医院长同意一年之内帮忙给老婆大人办随调，省医牛逼，不管，不管咱就不去。等把黄良芝的事处理完，你老公就去办手续。

唉，黄良芝，膀胱，尿袋……我头又大了。

二

早上政治学习，气氛古怪，院长老姜说话腔调亢奋，像麻药劲头刚过，几个副院长神情各异，坐在座位上看手机看报纸，玩笑也不开了。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政治学习，这玩意谁发明的？当医生的治病救人，三个代表跟 we 有什么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是最广大人民，他的根本利益又是什么？

至于GDP，大部分人念的时候都习惯想到鸡上去，我一直没搞懂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还有县工作要点，恁大一个县，建几个火柴盒似的卫生室还咋咋呼呼地写在文件里头，以为多能耐似的，这不该干的吗？我回家给媳妇做饭三菜一汤，也没见写进家庭工作报告。

极度无聊。

窗外是玉水河，雨水不来，水有点瘦，但瘦有瘦的精致，阳光下的河水从没这么漂亮过，河面是透亮的绿色，像刘三婆婆做的豌豆粉，晶莹剔透，风一吹，老远能看见它在糯而瓷实地颤，我突然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拍胖娃屁股时感受到的柔瓷，或者是刚刨开了一块果冻。

玉水河变漂亮了，县城也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有腔调，上任县委书记要拆老城区搞开发，他一来就摇头，亲自策划招商，不出一年，把玉水半壁老城破烂不堪的九馆十街十八阁整成了古香古色的景区，景区入口啥也不写，就两个字，老街，广告打得神仙都稀奇，引得车水马龙。再接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各级领导也换了，换领导不稀奇，稀奇的是新任政法委书记居然是女的，叫全道玉。

呵呵，我一想起这名字就会联系起全真教的某个绝世高人。

还有一个爆炸性新闻，勾滩水电站项目要上马了，国家投入一百个亿，这消息在玉水已经传说了两辈人，整整半个世纪，都以为黄了，结果居然成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这消息的当天晚上，一提到掏钱就把眉毛皱得像犯胃溃疡的县长华北带着武警在南山山头放了两钟头的烟花，炸得县城的夜空白花花红闪闪蓝莹莹，看烟花的人兴奋得街街巷巷满城乱窜，两眼冒红光，打了鸡血似的——勾滩水电站建设曾经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和论证过的工程，一个平凡无奇的小城，如今终于与伟人还有国家扯上实实在在摸得到看得见的关系，实在是众生的荣耀，无论庙堂还是江湖，空气里都充溢着生机勃勃的荷尔蒙。

当然，让华北县长最开心的不是这荣耀，是一百个亿的建设带来的财政税收。

全县人民都兴奋时，有两个人很淡定。

我、我老爸。

喂，听说没有？我的副手、妇产科副主任李玉梅坐到了边上来，拐了我一下。

我回过神来，缩缩腰说亲爱的，不要用你漂亮的屁股骚扰我。

一百六十斤还打不住的李玉梅嘻嘻笑，说我不骚扰你我一屁股坐死你。说着又拐我，听说没有啊？

听说什么？我问。

老姜上星期跑到县里跟县委书记大吵一架。李玉梅说。

我不信，院长老姜三棒打不出个响屁，又没吃火药，敢去和县委书记吵架？那可是玉水的皇帝。

理由。我问。

为你们喽。李玉梅哼哼，你们是玉水的宝贝，没有你们玉水不转。这两年这个调那个调，老头子慌了，急着去给你们要官当。喂，我问你，给你个副院长，你干不干？还走不走？

走哪里啊，全国都解放了我能去哪儿。你别一张嘴就来，老产妇生六胎，快得。我心虚地望望四周，止住李玉梅。

俗话说，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玉水医院这几年各科室出去的医生，到省里市里没多久一个个都大发，买了房买了车，过年回来在大街上有事无事都喜欢抽风似地按两喇叭。我不走才怪，但这事没办法之前，只能悄悄地干活。

猪大肠，你装屎（死）。李玉梅白了我一眼，漂亮的大眼睛毒蛇一样扫遍我全身，这女人眼睛会放电，像电影《大篷车》里唱“阿巴拉古”的吉卜赛姑娘。

正聊，走进来四个人，打头的是组织部副部长熊得全。

李玉梅还真神，医院果然要推副院长。

老姜去找县委书记，要多配一个副院长，说都升二甲了，六百张床位才三个副院长，管不过来。县委书记说没编，不能。老姜跟他犟脖子，说不配也行，以后县里开会你别管我来的是保安还是门卫——就算安一个专门开会的副院长，也得有人吧？

书记给他扣帽子，说你这是跑官要官来了。

老姜不怕，说就是跑官要官来，现在好医生都在往外跑，县里有几个钱的人连个胆囊手术都不敢在县医院做，我不靠给他们跑官来套他们，我还能用索子？

一个医院的信誉和水平，往往就是几个权威专家塑起来嘛，不能让他们走！李玉梅惟妙惟肖地学着老姜的腔调，还逼真地不断用手梳头发。

老姜秃顶，惯常把左边的头发往右梳，盖那秃顶，但那稀疏的几根头发一激动就往下掉，他不得不老那么梳上几下子。

其实秃顶也没什么不好，全秃更酷。我说，你看看赫鲁晓夫、郭德纲、陈佩斯、艾森豪威尔。都秃。

哪儿呢，李玉梅又拐我，听说头发好不好，跟那个有关系。头发多，黑，粗，那个不错。

我看一眼李玉梅，坏笑说你头发挺好。

李玉梅翻眼，说去你的，我说的是男人。

我批评她说，李玉梅同志，你好歹是个医生，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少讲。

熊部长开始作“重要讲话”了。

所推荐人应当是年龄40周岁以下，原始学历本科及以上，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要德才兼备、身体健康……说到推荐职务时，熊部长只说了副科，不亮底牌。

会议室里顿时像飞过一大堆苍蝇。我不经意看了眼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姜，老姜一对牛眼牢牢盯着我，吓得我脖子一缩——难道老姜知道我正暗度陈仓，想把我留下来？

这事复杂了。

推荐表依次发下来，我拿在手里犹豫不决，不知道填谁好，刚才老姜介绍情况说了，五选三，这好端端的非得得罪俩，再说我自己怎么办？不填亏了，填又怕人笑我王白旦。

侧头看李玉梅，这女人老公是人事局长，有点破主意。

李玉梅也在咬笔头。最后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嘀咕，大方的OK，抠门装憨自私的，死掉死掉？

我顿时把熊部长刚说的什么德才兼备等几大原则抛在脑后，只跟着李玉梅写，儿科主任金生、医政科科长李群……第三个我不干了，不好意思地哼哼，换一个。

李玉梅一把扯过我的表，写上了妇产科主任向海。然后起身，扭着